

油田尖兵



油田尖兵

六四一厂工人写作组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石油战线上“工业学大庆”运动的短篇小说集。收在集子中的十五个短篇，以雄伟壮丽的油田生活为背景，从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出发，通过三大革命运动中的矛盾斗争，塑造了一组石油战线上的先进人物形象。其中，有焕发着“铁人”精神的老一代石油工人形象；有朝气蓬勃正在成长起来的青年工人；有同工人结合得好的知识分子形象；也有坚决走“五·七”道路亦工亦农的家属。作品使我们生动地看到，在“工业学大庆”运动中，千万个“铁人”正在涌现出来，听到七十年代我国工人阶级跃进的脚步声。

各篇的作者，大多是战斗在石油战线上的工人，他们亲身参加了这一场场火热的斗争，因而作品有饱满的战斗激情，浓郁的生活气息，人物形象也较鲜明，读来亲切感人。

毛主席语录

工业学大庆

中国人民有志气，有能力，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，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。

目 录

油田尖兵·····	(1)
“五·七”路上·····	(19)
在风浪中成长·····	(42)
弧光闪闪·····	(60)
洪嫂·····	(79)
一往无前·····	(89)
女技术员·····	(102)
开钻之前·····	(113)
第一次当班·····	(126)
斗争在继续·····	(138)
半盆汽油·····	(157)
高高的井架·····	(164)
雨季会战·····	(182)
车轮滚滚·····	(196)
重返油田·····	(208)

油田尖兵

阳光普照油田。

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，油田变得更加宏伟壮丽了。看，宽阔的柏油马路，在油田上纵横交错；马路两边，远远近近的钻机，星罗棋布，一直延伸到大海边上；那高高的炼油塔，直插云端；马路上，油罐车、运输车、吊车、交通车，来来往往，川流不息。

明天，我就要离开这个战斗过几年的地方，奔赴一个新的战区。此时，看到油田的壮丽情景，我心潮澎湃。

“啊！多么好的油田啊！”

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开始收拾行李，打开军绿色的挎包，一下就取出了那本随身携带了多年，封面已经模糊过多次的毛主席光辉著作《愚公移山》。这本书，我不知翻阅过多少次，此时此际，翻阅着它，看到上面的圈圈点点，我不禁又浮想起第一次在油田上度过的那个难忘的夜晚。

七年前，我初中刚毕业，分配到石油勘探队，那高兴劲就甭提了。我报到那天，一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小

同志见到我就说：“嗨！这小不点儿也到我们勘探队来了！”我嘴一撇，心里说：“你能嘛？比我大几岁呀！”那小同志倒挺热情，笑着说：“走，见见我们领导去！”他把我带到一个大个子面前。我一看，好家伙：这人又魁梧又高大，两条腿象两根粗粗的树干，满身是劲，象一个谁也敌不过的大力士；黑黑的脸上，闪耀着坚定、乐观的神色，看样子和我爸爸的年龄差不多，有四十多了。

“诺，这就是！”小同志指指那个大个子说。

我马上迎上去，刚要开口喊“叔叔”，转念一想，我已经参加工作了，还叫叔叔？解放军兴叫首长，对，于是我赶忙立正喊道：

“首长！”

这一喊，他们全笑了。小同志笑得前仰后合：

“哎呀，勘探队谁兴这么叫。这是我们队长，大伙都叫他老队长！”

我赶忙不好意思地纠正道：

“老队长！”

老队长把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，笑着说：

“哟！来了一员‘大将’。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张兵，同学们都叫我小兵！”

“噢，小兵。多大了？”

“十七！”

“唔！”老队长又斜着眼睛看了我一下，好象不相

信似的。我急忙补充说：

“四八年生的，你算算，虚岁够啦！”

“不过个头小了点，当个尖兵么——”老队长摇了摇头。

“石油队还有尖兵？”我忙问。

“有呀，你知道什么是‘尖兵’吗？”

“那还不知道，打头阵的呗！”

“好，那你说说，当个尖兵需要什么条件？”

我一琢磨，老队长准是考我哩，可不能让他给考住了。于是我急忙答道：

“象王铁人一样，听毛主席的话，要有好思想。”

说完看看老队长，他对我的回答似乎还很满意。

“那还有呢？”老队长又问了。

“还有——”我一想，打头阵就要跑在前头，于是我又赶忙说：“还要跑得快！”

“那么——”老队长笑着说：“你能跑得快？”

“老队长，在学校百米赛跑我是拔尖的！”

“是吗？不过光快还不行，更重要的还得要有‘老愚公’挖山不止的顽强精神！”

“行啊，参加海河建设时，我挖河泥坚持了一天一夜都没下火线哩！”

“机灵鬼！”老队长满意地笑着，爱抚地摸着我的头说：

“好吧，明天试试！”

老队长说完，随手从挂在墙上的背包里取出一本书递给我，亲切地说：

“随身带着它，好好学习。这是我们的传家宝！有了它，你就会做一个坚强的石油尖兵，就会踏着坚定的步子前进！”

我一看，几个红色大字跳进我的眼里，顿时觉得心里热乎乎的。这是一本《愚公移山》。我双手把书接过来紧紧地抱在胸前，暗暗下决心：

“一定听毛主席的话，做一个坚强的石油尖兵！”

第二天，老队长带着一张地图，叫我带着许多扎着红白两色测量旗的小竹杆。然后又给我几个馒头，便和全队同志坐着汽车出发了。

汽车离开市区，飞也似的向郊区驶去。不一会，便颠簸在高低不平的土路上。走了很长时间，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，只觉得道路越来越不好。突然，汽车停了下来，老队长喊了声“下！”两个人跳下了车。汽车又开走了，走了一阵，又停下，又跳下几个人。就这样，同志们都下了车，最后就剩下我和老队长两个人，汽车又向前开去，眼前的景色也开始荒凉起来。究竟是到哪儿？我试探着问道：

“老队长，咱们去嘛地方？”

“到了你就知道了。”

“干嘛？”

“侦察尖兵，去侦察油田啊！”

“就咱们两个？”

“嫌人少？这整个勘测线上，不是都有咱队的人么？再过几天啊，成千上万的人都会上来的。”

道路越来越坏，汽车更加颠簸。“哧——”的一声，汽车停了，前面干脆连土路也没有了。

我和老队长跳下了车。

眼前是一片望不到边的芦苇地，和一块块白花花的碱滩。看不到一户人家，也望不见一个人影。东面，就是茫茫大海了。噢！我知道了，听别人讲过，这是靠近海滨的一个大草原。我心里奇怪起来：“难道这就是油田？”

老队长展开地图，看了看，一挥手说：

“小兵，开路！”

“要钻芦苇地呀？”我心里纳闷儿：眼前除了草滩就是碱滩，连个兔子爬的小道都没有，还往哪儿走？

“对，就是要钻芦苇地！石油尖兵，开路的先锋，今天就要在这草原上踩出一条道，踏出一条路来！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迎接大部队！过几天，大队人马就要开进来，一个夺油大会战就要在这儿打响。”

“这儿就有油？”

“可不？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宝库啊！”

“那多会可以找到油呢？”

“要不了多久。今冬一打响，明年春天一到，嗨！这

草原上就会：‘钻机隆隆歌声来，草原红旗迎风摆。英雄播起震天鼓，石油花儿遍地开。’”老队长兴致勃勃地说。

我一听，噗哧笑了。我说：

“老队长，你还真有词儿呀！赶明儿你可以当诗人了。”

“小兵，当诗人咱不行。我还没有喝过那墨水哩，要不，我肚子里还真有写不完的东西哩！”

我们一边说着，一边在这草原上转来转去。老队长用红蓝铅笔在地图上一会儿画上个圆圈，一会儿又画上个三角。我按照老队长的命令，把一面一面的测量旗插在他指定的地位上。测量旗在草原上哗啦啦地飘着，格外好看。

我们一忽儿钻进深深的芦苇地，一忽儿又穿过又软又粘的烂泥滩。脸上被苇叶子划了许多血印子，冷风一吹，火辣辣的疼；我的一双胶鞋，几次被陷进烂泥里，鞋和袜子全湿透了。就这样，一直转到下午。渐渐地，我感到两条腿慢慢沉重起来，快有些拖不动了。早晨刚出发时的那种新鲜、好奇的高兴劲，渐渐消失了。看看老队长，仍然精神抖擞地大踏步走着。我暗下决心，一定要紧紧跟上，决不能让老队长看着我熊包。

太阳要落了。看看老队长，还没有要收摊的样子。我忙问道：

“天都快黑了，还不回家呀？”

老队长回过头笑着说：

“今天回不去了，汽车明天才来接我们哩！”

“那晚上住哪儿？”我有些急了。

“晚上住团部！”

“团部？”我莫名其妙，“这儿有部队？”

“是啊，两个团哩！”

我向四外望去，茫茫草原望不到尽头，看不见一间房屋，连一缕炊烟也看不到。嘿，准是老队长逗我哩：

“老队长，你唬人！”

“哈哈，咋能唬你？我们两个都当了‘团长’啦，团长还能不住团部？”

“什么团长？”我更糊涂了。

“哈哈……”老队长笑的更厉害了，“这是我们勘探队的‘行话’！勘探队经常出没于深山野岭，每当晚上回不了宿营地，要露宿在荒山野地里就叫当‘团长’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想，露宿在荒野里，晚上能不冷吗？冷了睡不着，只好踏着步子跑跑跳跳，绕着原地‘团团转’；实在困了，躺着睡了，也是冻得‘缩作一团’。总之，离不开‘团’……”

“噢，原来这就叫当‘团长’呀！”我心里觉着好笑。

我们边走边谈着。老队长总是乐哈哈的，好象永远也不知道什么是忧愁似的。马上就要当“团长”了，他还那么高兴。他有趣的谈笑，使我也感到轻松了许多。

太阳落了，天开始黑下来。我一想，晚上就要住在

这草原上，不禁有些害怕起来。

突然，老队长惊喜地叫道：

“小兵，到了！”

我抬头一看，一条大河横在前面，挡住了去路。

“你看！”老队长指着河对岸，“那不是？”

我顺着老队长的手看去，只见对岸河边上有一个飘飘摇摇的草窝棚。

“好啊，这‘团部’不错么！大概渔民兄弟早在夏天就给咱们修好了，晚上用不着‘团团转’啦！”

我明白了，这是打渔人临时搭的小窝棚，晚上就是我们的安身地了。

我再看看眼前的这条河，很宽很宽。我望着缓缓流动的河水，心里犯着难：虽说是初冬，已经很冷了，难道趟水过去？

老队长沿着大河上下望了一会，大概是看看有没有桥吧。我心里想：“连个人影都没有，还会有桥？”老队长望了一会，然后拣了几块石头，使劲向河中间投去，河中心泛起了几股浑浊的水浪。老队长一拍大腿叫道：

“好！”接着很快地脱掉衣服，一把抓住我说：

“来，小兵，我背你过！”

“啊！不不……”我心里一热，慌忙地说：“我自己会过。”于是我也赶忙脱掉衣服。

老队长拉着我的手，一块跳进了齐腰深的河里。刺骨的河水冻得我直打哆嗦，只觉着两条腿硬挺挺的迈不

开步子。老队长紧紧地拉着我，慢慢地向对岸跑去。

快到岸边时，猛然，我觉得右脚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戳了一下。我“啊”了一声，一缩脚，险些倒在河里。老队长赶紧抓住我，把我抱在怀里，几步跨上岸，放到窝棚里。一看，右脚被芦苇根戳了一个深深的大口子。鲜红的血不断地向外涌流。

老队长急忙脱下贴身的一件衬衫，拽住一只袖子，使劲一拉，“哧”的一声，半截袖子撕了下来。

老队长用粗大的双手，把撕下的半截袖子，轻轻地给我包扎了伤口。我看看包扎在伤口上的半截袖子，一股暖流涌遍全身。

我们穿好衣服。老队长从河边上搂了几抱干芦苇，在窝棚旁边烧起了篝火。

我们围着篝火坐下来。老队长从背包里取出了几个冷馒头扔进了火堆。

天完全黑了。周围静悄悄地，只是一阵阵寒风吹得芦苇哗啦啦作响。我望着篝火，心里翻腾着。脸上被苇叶子划破的血印子，火辣辣的难受；全身也累得象散了架一样；看看脚，白色的袖子上又渗出了殷红的血，一阵阵绞痛。突然，我脑子里闪过：我还能做个石油尖兵吗？难怪老队长说，做个石油尖兵要有“老愚公”顽强不屈的精神哩。

我望望天空，满天的星星。猛的，不知是恼恨自己太脆弱呢，还是感到做个石油尖兵太艰苦了？我心里一

酸，掉下了几滴眼泪。怕被老队长看到，我赶紧低下头，装着拨拉篝火。

但是，大概老队长已经看到了。他从火堆里挑出一个烤得焦黄的馒头递给我：

“来，先把肚子鼓起来！”

“你吃吧，我……”我什么也不想吃，只觉着脑袋乱哄哄的。

老队长看了看我的脸色，一下皱起了眉头。先前那总是乐呵呵的面孔不见了。我暗暗吃了一惊。

“工作就是斗争，只有在斗争中才会使我们变得坚强勇敢。”老队长顿了顿，看看我，又接着说：

“小兵，你知道，汽车、飞机、拖拉机，都要用油来开动，可是，过去我们用的是从外国进口的‘洋油’！”

我不知老队长还要讲些什么，只见他眼里射出火一样的光。他接着说：

“十几年来，为了甩掉‘贫油’的帽子，我们石油工人，为了繁荣我们伟大的祖国，踏遍万水千山，战天斗地，寻找石油……”

老队长讲得很激动。我听着，心里扑通扑通地跳着。停了一会，老队长拨了一下篝火说：

“给你讲个故事吧！”

“啊！故事？”我是最爱听故事的。在家里，爸爸从部队回来，总要给我讲他英勇战斗的故事，老爷爷也常给我讲他当长工时和地主斗争的故事。老队长能给我

讲个什么故事呢？

红红的篝火映照着老队长那饱经战斗风霜的面孔。他那闪闪发光的眼睛一直望着火苗，象在努力地回忆着往事。他慢慢地讲了下面一段故事——

那是在勘探柴达木油田的时候。勘探队有一个叫铁脚板的人，他是个部队转业战士。因为他的腿长得特别粗壮，最能爬山跑路，所以大家都叫他铁脚板。

这一天，铁脚板带领一个小组去勘测一条地质剖面。这条剖面穿越一片茫茫大沙漠。下午，当他们完成任务正准备返回时，突然起了大风。霎时，飞沙走石，遮天蔽日。一座座沙丘转眼间就被削成平地。

铁脚板和同志们迎着风沙向前迈进，满天飞舞的沙，搅得天昏地暗。走着，走着，他们迷失了方向。

第二天，风停了。火红的太阳依然烤得沙子滚烫。他们经过了一天一夜的搏斗，已经精疲力尽了。水喝完了，嘴干得裂了口。渐渐地，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掉了后面，走不动了。

铁脚板干渴得喉咙里要冒烟。他摇了摇水壶，还有一点一直没舍得喝的水。多珍贵的水啊！就是润一下嗓子也好。但是他没有喝，只是使劲地咽了一口唾沫。转回头把水递给了大学生：

“来，喝口水。休息一会再走。”

“你……”大学生望着铁脚板干裂的嘴皮没有去接水。

铁脚板坐在沙地上沉思着，他意识到情况的严重。他想，自己是个党员，一定要把大家带回去。他向周围望去，一个沙丘连着一个沙丘。光秃秃的沙地上什么也没有。

突然，他的眼光落在不远处的一个沙窝里，他急忙跑过去，沙窝里长着一棵草。这是一棵赤色小草，它挺精神地生长在沙漠里，生机旺盛，显得格外茁壮，令人肃然起敬。铁脚板小心地把它拔起来，看了好一会，转脸向大学生问道：

“你知道这叫什么草吗？”

大学生看了一眼摇摇头。

“可是我们勘探队的人都知道。这种草，把它挂在帐篷上，不沾水，不沾地，挂上十天半个月，日晒风吹，它仍然活着。叶儿晒干了，枝儿晒枯了，它从根上又会顽强地冒出新枝嫩芽。它那顽强不屈的生命力，它那挺劲有力的枝叶，它那坚韧不拔的性格，它那傲然藐视困难的精神，象岩缝里的劲松一样。所以我们勘探队的人都叫它‘沙里松’。”

“啊！是吗？”大学生惊奇了。

“你看，在大沙漠里，不管烈日怎么暴晒，不管风沙怎么摧残袭击，它依然顽强地生长。枝叶拼命向外伸展，象要覆盖整个沙漠。”

大学生接过“沙里松”，看着，想着。

“帝国主义者说我们是‘贫油国’，作为一个找油